

杨子
艺术访谈录

指寅拉城景元光川麦果辉冰未青庸波鸿佑豫东
食王索阿文张文锦侯陈京徐未丹德海巫大齐傅
刘郭吴段埃里克·
孟艾陈朱罗
米歇尔·
上海人民出版社

杨 子

艺术访谈录
1998 — 2005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艺术访谈录/杨子著. —上海: 上海人民出版社, 2009
ISBN 978 - 7 - 208 - 08492 - 6

I. 艺... II. 杨... III. ①作家—访问记—中国—现代
②艺术家—访问记—世界—现代 IV. K825.6 K815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40450 号

责任编辑 赵荔红

封面装帧 王小阳

艺术访谈录

杨子著

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)

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

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20 × 1000 1/16 印张 21 插页 4 字数 390,000

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 - 4,250

ISBN 978 - 7 - 208 - 08492 - 6/I · 654

定价 36.00 元

杨子：兼差的诗人

陈丹青

那年在广州美术馆讲演，我注意到末排座位后的墙脚站着一位男子，端正清癯，好相貌，如我羡慕的，留着络腮胡。在民国电影中，左翼革命家与文艺青年似乎就有这种面相吧。散会了，他走来说，他是杨子——早先我接受过他的电话采访，现在面见，原来是他。

杨子语气温和，神色沉静，凝视着他正在凝视的人。他不年轻了，但也不像中年人，他坐在那里，混合着隐约的好奇、坚毅，以及一种因内在的愤怒竟而忧郁懒散的气质。我瞧着他，渐渐地，不知为什么，又将他归结为另一种面相：在我因出国而错过的、想象中的八十年代，激进的知识分子似乎就该像面前这位杨子：他的温和沉静因为有信念。我不知道他抱有什么信念——如过时的八十年代，“信念”这个词也早过时了。

他惟独不像他的职业。如今的记者群不容易遇见他这样的天性：他注意倾听，因专注倾听而会得发问，一句一句，悄悄追踪着他正在倾听的话语。现在我读到了杨子的好几篇访谈，证实了我的印象：他会倾听，因此会发问，并在十二分认真的采访中，夹杂着轻微的调皮。你不会觉出他的发问其实相当熟练而专业——何时、何地、如何、谁、为什么——你只是被他的倾听而催眠，于是滔滔不绝。

我常会自以为了解一个我并不了解的人。我与杨子只得三四回见面的缘分，然而想起他，见到他，便即面对一位我假想的民国左翼青年或八十年代的大学生，仿佛结识已久，使我坦然，信赖他，掉进他友善的、同情的、深藏机警的发问的圈套。

有一回他给了我他的薄薄的诗集。读你认得的人所写的诗，在我是困难的事，在诗句背后我老会看见作者那个人。我从未告诉他我读了那些诗句：我暗自惊讶，果然发现了愤怒，如柔石那般的愤怒，而且伤痛、多情、绝望，还有，怎么说呢，一种那么无用的，濒临叫喊的好心肠。

是的，他的诗句多有将要爆发，旋即给自己闷住的、吞回去的叫喊——我肯定误解了，我完全不懂诗，但我因此懂得了杨子：原来如此，他其实是位诗人，不然他的访谈不会这么真挚自如，要是他不当记者，他也会这样地与人交谈，凝视着他的交谈者。

杨子是我在国中有幸遇到的难得的好记者，我这么说，并不因为我偏爱相貌端正，蓄有络腮胡子的人。

2004年12月16日

谈话是危险的游戏

艾未未

杨子是一位诗人，供职于南方的一家杂志。在我读到他弟弟杨键干净的诗句之前，杨子的诗集《胭脂》就一直放在我的电脑桌上。杨子的诗读起来朴实而富有真情，平静中可见坚持，纯朴中可见信仰。它们控制收敛，有着不露声色的文字功底和不多见的对现实的悲悯和关怀。

在这本谈话录中，可以看到一堆活跃的文人艺术家的精气神，读到他们的来路和去处，他们内心的或是没心没肺的世界，像是阅读一张斑驳的旧地图，清晰和混乱一同跃然纸上。同时可以看到提问者杨子的修养，多方面的专长和兴趣，对开启和引发不同被访者的思考和表达显现出神奇的作用。

思考的困难，谈论自我和往事的可能与不可能，在这深一脚浅一脚的路途上，杨子的访谈将读者带入了隐蔽的，奇妙的，有时难以置信的梦幻一样的空间和境地。

杨子：不能到外边的院子里去写吗？

食指：不让啊，门锁着的。

杨子：这个楼下不去啊？

食指：下不去的。你出去了出事了怎么办呢？

杨子：晒太阳怎么办呢？

食指：一大堆人一起去。

杨子：这些年都这样吗？

食指：十多年了。很多人不相信，说是神话，因为我在这样的环境里还能写诗。我是疯子，我在我自己的王国里是国王。很多东西，我放下了，我自在了。我不求酒色财气，我把这些放下了，我就自在了。

杨子：你在这儿应该算轻的病人。但他们中会有一些重一点的病人，你和他们怎么相处呢？

食指：有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，有一天我正在打水洗脸，他照着我后脑勺给了我一棒

子，“砰”的一声，棒子打折了一截。打了也就算了。后来这人自杀了。

杨子话不多，所问的都是他想知道的，他不关心其他。

他说“你说吧”。谈话开始，延伸开去。品质和道行铺展在这些交谈中。在一篇好看的对谈中，你面对的是你自己，你只涉及自己。每一个角落都可能展开，每一处坦途都设有绝境。

谈话是危险的游戏。在这里，思考的暴力和情感的言不由衷处处可见，事实和幻觉，真实与德行，是两条并行的、时远时近的线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被访者的不经意的兴奋或伤感、脆弱或不安的灵魂。

谈话是一种最接近诗的文体，它自由而漫无边际，无拘无束，自然流露。谈话也是裸露的危机四伏的现实。

一问一答，有问无答，答非所问。聊天是个让聊天者深陷其中的陷阱，像一只被蛛网捕获的昆虫一样试图挣脱，像是梦里的情境，身份、意欲、表述，无论言语如何华丽，态度怎样从容，我们大多无力从时间和空间的夹缝中挣脱。

我们无一例外地成为自己的猎物。

2009.4.9

目 录

- 001 杨子:兼差的诗人/陈丹青
- 001 谈话是危险的游戏/艾未未
-
- 001 食 指 我能看到冰块消亡的那一天
- 023 阿 城 谁把这儿拆了,把他名字刻在碑上
- 035 王 寅 我又一次说到风暴
- 063 郭文景 后人肯定可以通过我的作品认识这个时代
- 075 刘索拉 声音是从脚底下出来的
- 097 罗大佑 不再愤怒
- 113 齐 豫 把音唱准了我们再谈感情
-
- 129 陈丹青 我们面对的是荒凉的繁荣
- 139 徐 冰 挑战观者的极限
- 161 朱德庸 看透了男女关系
- 193 艾未未 现在的建筑师太想成为明星
- 203 海 波 我对正在消失的东西感兴趣
- 227 巫 鸿 当代艺术对当代最敏感
-
- 241 张 元 抓住生活的原汁原味
- 255 吴文光 我能闻到他们的汗味
- 267 段锦川 别把独立挂在嘴上
- 279 孟京辉 所有人都去挣钱的时候,我去做戏剧了
- 289 陈 果 我现在已经可以为所欲为
- 303 埃里克·侯麦 好莱坞抢不走我的观众
- 313 米歇尔·傅东 中国电影可以与好莱坞抗衡
-
- 322 后记



食指

我能看到冰块消亡的那一天

摄影 姜林伟

食指

1948 年生于山东，原名郭路生。“文革”期间创作的《相信未来》、《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》等以手抄本形式在全国广为流传。1973 年被诊断患有精神分裂症，入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就医，出院后继续写作。1990 年开始在北京第三福利院接受治疗。2001 年与已故诗人海子共同获得第三届《人民文学》诗歌奖。著有诗集《相信未来》、《食指》、黑大春现代抒情诗合集》、《诗探索金库·食指卷》、《食指的诗》。现居北京。

相信未来

食指

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
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
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
用美丽的雪花写下：相信未来

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露水
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
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霜的枯藤
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：相信未来

我要用手指那涌向天边的排浪
我要用手掌那托住太阳的大海
摇曳着曙光那枝温暖漂亮的笔杆
用孩子的笔体写下：相信未来

我之所以坚定地相信未来
是我相信未来人们的眼睛
她有拨开历史风尘的睫毛
她有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

不管人们对于我们腐烂的皮肉
那些迷途的惆怅、失败的苦痛
是寄予感动的热泪、深切的同情
还是给以轻蔑的微笑、辛辣的嘲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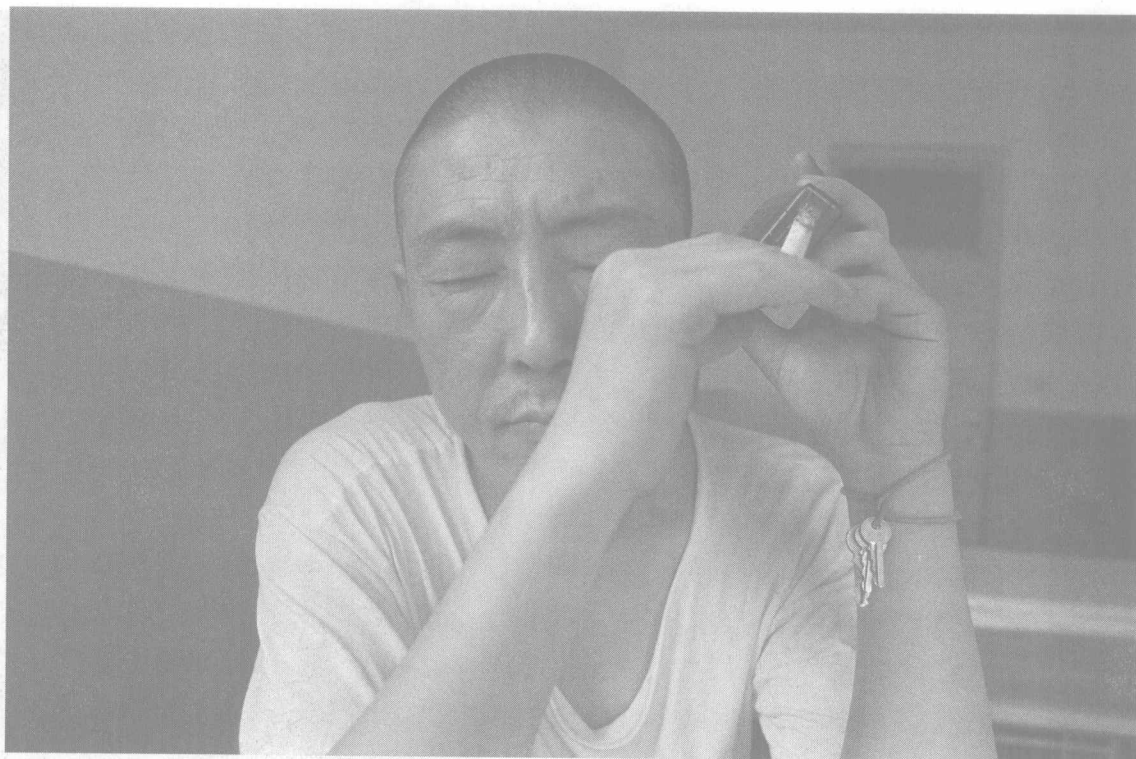
我坚信人们对于我们的脊骨
那无数次的探索、迷途、失败和成功
一定会给予热情、客观、公正的评定
是的，我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评定

朋友，坚定地相信未来吧

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

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

相信未来、热爱生命



1993年9月，食指在北京 摄影 肖全

1993年9月，食指在北京 摄影 肖全



2001年，食指在北京第三福利院 摄影 姜林伟

出租车在烈日暴晒的京昌高速公路上开了好大一会儿，来到昌平县沙河镇。

沿着一座狭窄的危桥(桥下是一条污染得漆黑的河，河边是因污染而分外茂盛的青草)走到河对岸，不远处，一道围墙围住的地方，就是北京第三福利院了。病房掩映在绿树之中。走了好一会儿都没见到一个人。一只大鸟在很近的地方叫，既不悲伤，也不快活。

很快，树木后边有了晃动的身影。是一些女病人，悄无声息地晾晒衣服。

食指(郭路生)所在的第二病区是一幢小楼的第二层。走廊尽头的那间屋子是他们看电视和聊天的地方。当我们出现的时候，一屋子的人好像都知道我们是来找郭路生的。但很可能他们谁也不知道这个和他们朝夕相处、为大家擦了七年楼道、洗了七年碗、和他们一样是疯子的人，是个大诗人，刚刚获得了《人民文学》颁发的诗歌大奖。

食指从那一堆浅蓝色条纹病号服中出来了。一位年轻的大夫给我们找了一间办公室。

刚一坐下，食指就很突兀地说：“我想谈谈时尚的问题。我觉得时尚的问题一定要引起注意，这牵涉到一个民族的文化。时尚是短期的，泡沫的，是带有商业色彩的一种表面的东西，不是内在的。”

“你现在离城市这么远，你怎么会知道时尚？”

“《时尚》杂志想让芒克去办，他没去。他不愿坐班。前一段我看牙刚回来，见到芒克，他说刚发了我的诗，装点门面的，稿酬很高。”

“你对时尚的泛滥感到忧虑？”

“我担心中国人不会那么纯了。”

“你最近身体怎么样？”

“还好。”

“接到获奖消息的电话时你在做什么?”

“我不知道是我获奖,我以为是奖励那个编辑。通知发到我们家去了,家里跟我说得并不清楚。我以为是那本书得奖了。回到家以后,临去参加会议前才知道。”

“你对这次获奖怎么看?”

“我觉得这个奖主要是鼓励一种人文精神,也就是不讲时尚,纯朴一点,朴实一点,不要让人感觉到眼花缭乱,目不暇接。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,社会上应该保持一个正确的导向。奖励我主要是奖励一种人文精神,就是这些年来真正能坐冷板凳,真正静下心来在那儿写作,不浮躁,不为名利。真正的,不是假的,装门面的。电视台的记者来采访我时,我说不希望炒作。有时候一些奖励和报道会把我给弄得很乱,不会像以前那么能静下心来。”

“人们说《人民文学》诗歌奖前两届空缺,第三届奖励的两个诗人,一个死了,一个疯了。社会上这么议论你,你知道吗?”

“我把自己定位为疯子。我戴着一顶疯子的帽子,在思想上和精神上可以天马行空独往独来,爱怎么想怎么想,因为我是疯子。”

“你进福利院几年了?”

“开院之前我就进来了。原来这里叫第三福利院,后来我们这部分分出去,叫民康医院。”

突然又说:“我觉得最近广州《羊城晚报》敬业救国的讨论挺好。”

食指在一根烟抽到头的时候,立即续上另一根。说话有点漏风,上边一排牙已经没了一半。
“我的牙给医生看坏了,他给我钻龋了。”

食指不在意外界称他为“疯子”,是因为他认定了诗人骨子里就应该是那种冲破种种桎梏的非凡人物。“文革”期间,食指的作品以手抄形式传遍知青部落。万籁俱寂的国土上,惟有他发出了真正人性的声音。媒体几乎没有意识到,在《人民文学》将这一荣誉授予食指的同时,食指也将一种庄严的光彩赋予了这个奖项。

诗人多是这样评价食指的:“在我看来,就郭路生早期抒情诗的纯净程度来看,至今尚无他人能与之相比。我初次见到他已是1974年冬的事,那时他已精神崩溃。就我记忆所及,郭路生是自朱湘自杀以来所有诗人中惟一疯狂了的诗人。”

我是通过食指的好朋友、诗人林莽找到食指的。我在电话里问林莽,有没有什么不能问食指的问题,毕竟食指还在治疗当中,可能会有一些忌讳的话题。林莽说不要问私生活的问题。

食指对我的提问应答如流。他的回答已经自动刻画出一个饱满的诗人的形象。

对他来说,时间的维度是不存在的,他依然活在他的精神世界里,正如他所说,“很多人不相信,说是神话,因为我在这样的环境里还能写诗。我是疯子,我在我自己的王国里是国王。”这句话换了任何一个诗人来说,都有造作之嫌。但是出自食指之口,是那么自然。

当时,食指的病尚未痊愈,从他的一些话里可以感觉出来。他臆想了一些从未发生过的故事。但是谈起诗歌,他就变得那么兴奋,那么正常,那么健谈,一套一套的。他可以整段整段背诵自己的诗歌。我想我没有必要去请教医学博士,为什么一个疯子在谈论诗歌时可以如此健康如此正确。只有两个字可以解释,那就是——热爱!

食指提到李大钊的一句话,“从凄凉中看到悲壮”,这几个字用在他身上也非常熨帖。他就是凄凉的悲壮。

第二次见到食指,是2002年底,广州的一次诗歌朗诵会。食指穿着一件旧得泛白的蓝布衣裳,不是很振作,看着让人心酸。但是朗诵会那天晚上,食指是真正的明星。他不像其他诗人那样对着稿子念,而是一口气背诵了自己的六首诗作。台下掌声雷动。

这么多年过去,食指依然具备震撼人心的力量。

2006年,在杭州一次诗人与艺术家的活动上,第三次见到食指。别人朗诵的时候,我看到他在台下坐着,神情严峻。

2008年3月12日,林莽告诉我,食指上周跟他通过电话,对他说:“你那儿今年的活动我不参加了,我要写诗。”

我把自己定位为疯子。我戴着一顶疯子的帽子，在思想上和精神上可以天马行空独往独来，爱怎么想怎么想，因为我是疯子。

当今这个社会，诗歌已经太惨白了。

杨子：你最初是怎么爱上诗歌的？

食指：那还是在上小学的时候，最主要是因为它的抑扬顿挫和押韵。小时候，别的孩子都在看《三国演义》的连环画，看苏联反特小说，我已经在看诗了，比如《给孩子们写的诗》，我能感觉到那种美感，从来没见过这样的语言。还有马雅可夫斯基的诗，也看不懂，还大段的抄袭。我给人投稿，大段地抄。这个以后写回忆录我会提到。

杨子：你母亲对你也有一些影响吧。

食指：对。我妈妈给我读的诗很浅显，印象最深的是《乌鸦反哺》，还有“欲寄君衣君不还，不寄君衣君又寒，寄与不寄间，妾身……”你一读就懂。我觉得非常奇怪，怎么会这样？怎么那么好？这种语言非常神奇。那是小学四五年级的事情。还有马雅可夫斯基的那首诗，我到现在还记得，他说把夕阳送进晚霞的隙洞。那时我们住校，晚上我就坐在操场上看晚霞，太阳比较亮，晚霞真像一个隙洞，太阳在那儿呆着。诗的美不是一般的。

杨子：你最早开始写诗是什么时候？

食指：就是四五年级。那时写打油诗，“鸟儿落在树梢，三八节就要来到。在老师阿姨的节日里，问一声老师阿姨好。”就这样写着玩。

杨子：最早被老师和周围人注意到你写得不错是什么时候？

食指：初中。那时一些同学就议论我，这是个天才，都是女孩说的。我们那时写诗互答，有人就说我不好好上课。

杨子：初中和高中时已经开始比较自觉地写作了？

食指：但是我更喜欢数学，还喜欢天文学，好奇。我是北京市天文小组的，画环形山，夜里不睡觉，月亮出来的时候我就画环形山。我们用的是天文馆里最高级的望远镜。到了高中，我写了《书简》。怎么回事呢？是我同桌一个女孩，姓赵，她请我写的，她喜欢文学。她拿来一张画像，是她姐

姐临摹的，画的是十二月党人的爱人，她托人画下自己，然后把画像送给她的爱人——那个十二月党人。我就写了一首诗。

杨子：最早何其芳对你影响很大。

食指：对。我写这些诗的时候不知道诗的规律，我只知道是抒发我感情的一种方式。那是六七年，何其芳知道我写诗，就跟我讲，诗啊，是有格律的。我现在写诗都很整齐，用的是新格律体。他跟我讲，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的规律是什么呢？一开始都没有格律，后来形成格律，后来又打破格律。

杨子：你喜欢他的《预言》吗？

食指：非常喜欢。非常精巧。何其芳很爱跟我谈，他是非常健谈的一个老头，他跟我谈得特别多的是马雅可夫斯基，他说那是大师。我马上就想明白了。何其芳的《预言》显示了中国人那种心灵的精巧，感觉的细微。马雅可夫斯基完全不一样，那是一种大气魄，粗野，有生命力。马雅可夫斯基比惠特曼要粗野多了，很有生命力。这就让我想到中国文人的生命力的问题。马雅可夫斯基有一种滔滔如江河的东西，而我们中国诗歌却像水乡一样。

杨子：我正要提到类似的问题。何其芳的诗歌有一种阴柔之美，追求唯美主义，你的诗歌很硬朗，很强大，在悲伤中透出一种力量，这和你性格有关，还是受到马雅可夫斯基的影响？

食指：一方面是马雅可夫斯基的影响，另一方面是我疯了。我跟贺敬之也很熟，贺敬之说过，小郭的诗有风格，一读就知道是你的诗。我就琢磨，我喜欢什么样的诗？什么是我所追求的？我记得李大钊的一句话，“从凄凉中看到悲壮”，我最喜欢这个。我有这样的诗句：“身世如秋雨般凄凉，内心却落日般悲壮。”就是说我身世很惨，内心却很悲壮。我追求这样的境界。

杨子：《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》是整个60年代最震撼人心的作品。请谈谈当时的创作过程。

食指：送别人走的时候我也写诗，写完后就觉得不是自己要走的那种感觉。到我自己走的时候，我又写了一首，在火车上写的。火车开动以后，跟一些朋友聊了聊，到夜里我就找了一个很静的地方开始写诗。写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母亲缀衣扣的针线。我开始想了很多，写了很多。火车开动的时候不是会有“咔嚓”一下的声音吗？就是那一下，一下子把我抓住了。

杨子：有人说这之前你写的送别歌是歌颂上山下乡的。

食指：因为我必须锻炼。我写的是：“响起来了，响起来了，响起来了，车站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。因为这是鼓励一个初步的儿童迈开步伐，走向光辉壮丽的人生。”

杨子：在你下乡去山西之前，你和你的朋友有过一些快乐的时光，你那时对文学的热情空前高涨。能不能回忆一下当时的情景？

食指：那时我一直生活在诗的环境里。读书写作，和朋友交流，大家喜欢我的为人，也喜欢我的诗。整天就是写诗，读诗。

杨子：你那时对周围的人影响很大。

食指：他们也给我影响。互相的。我记得很清楚，小时候我只喜欢小提琴，还是在何其芳家听的“贝六”，一下子把我震撼了，哎呀！落日下的一抹夕阳，晨风吹在你的脸上，那个感觉呀，那已经是六七年了。以前听的是提琴，是《梁祝》，后来接触钢琴，到现在我都特别喜欢钢琴，尤其是贝多芬晚年的奏鸣曲，和我的心境比较一致。

杨子：现在还听吗？

食指：现在很难听到。

杨子：当时那些内部发行的黄皮书对你是不是有决定性的影响？

食指：大开眼界。

杨子：这些黄皮书中的诗人对你影响最大的是谁？

食指：是叶甫图申科。他的《娘子谷》并没有给我很大的震撼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《没意义的孩子》。“不是因为别的，只是因为这残酷年代，我曾经歌颂过自由。人们说我多大胆，不是我大胆，在这严酷的年代，普普通通的诚实便被称为大胆。”语言漂亮极了。我跟朋友们说了，他们都去找这首诗，都说找不着。

杨子：那时你已经看到波德莱尔和洛尔迦了？

食指：那不是黄皮书，是手抄的。我比较有幸。我认识一些大学生，他们看的东西比我多，他们把抄了诗的笔记本给我看。经过他们筛选之后的那些诗，我看到了。他们选得不错。我和别人不一样。嗨，我不说了。

杨子：你说吧。

食指：我是取各家之长。不像别人（只是）模仿。

杨子：当你很清楚地看到别人在模仿，你内心是不是看不起这种做法？

食指：有些人很聪明。我不说了。

杨子：你说吧。

食指：譬如……我不说了。

杨子：是怎样的一种模仿呢？

食指：阿根廷诗人阿尔贝蒂有一首诗叫《小鸽子错了》，“你把我的心当做你的家，你错了。”他就根据这首诗写了一首诗，写得很美，很漂亮。他很聪明，抓住那个意思了。